

(上接第一版)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孙立军介绍,现在三江源水源涵养量年均增幅达6%以上,草地覆盖率、荒草量也分别比10年前提高了11%、30%以上。更直观的,青海湖相较于2005年,水位升高3米多,水量增加14亿立方米。换算一下,差不多是每年增加6个西湖。

除了生态效益,更见经济效益。2018年,西宁第三产业占比首次突破60%,成为拉动经济增长新引擎。同年,西宁跻身全国游客数量增长速度最快的十大“网红城市”。今年上半年,西宁市累计接待旅游人数1032.51万人次,同比增长66.81%;实现旅游总收入108亿元,同比增长94.31%,服务业支撑作用日益显著。

7月的西宁,细雨丝丝,绿草茵茵,风轻水美,酷似南国水乡。过去,西宁降雨量仅为平均1天1毫米,而2020年城区最大日降水量达到77.5毫米。西宁人讲,这些年当地的温度、湿度和降雨量都有了积极变化,体感越来越舒适。甚至有人说,西宁现在几乎算是非干旱地区了。

育绿之难

绵延20公里的北山美丽园,过去是地质灾害频发的棚户区,“山水生态画廊”火烧沟,原本是山高坡陡、草木荒芜的垃圾沟……在西宁,没有一种绿色蝶变不充满艰辛。

用西宁市市长孔令栋的话讲,西宁在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方面花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功夫”。因为,“这里自然条件太特殊,很多在其他地方花上3分、4分力气就能做好的事,西宁要花10分”。

相对于“西宁蓝”“河湖清”,“高原绿”更难,须倾尽全力。

“我们这里都是湿陷性黄土,粒度粗,存不住水,也不好活树。要种树先得换土。挖个大坑,把湿陷性黄土刨出来运走,再把买来的土壤回去。然后,还得把供水管网铺满整座山,种上沙棘等根系发达的植物,把土固定住。再之后,才是种树。选择柳树、云杉等能在高原地区成活的树种,安排专业人员频繁巡山,再时不时地给小树们体检……”在西宁园博园工作,种了半辈子树的邵熙泽,说起种树接不住话匣子。

邵熙泽深感增绿之难,也因与妻子两人都奋战在增绿一线自豪不已。他说,“在青海,种树就跟养孩子一样,有操不完的心”。

种活一棵树都如此之难,更何况关停曾是利税大户的产业园、实施重点河段治理、打造固废处置链条,打赢蓝天、碧水、净土三场攻坚战。

西北干旱,青海却因水得名。打开西宁地图,南川河、北川河、西川河从三个方向汇入,在城区形成湟水河。西宁这座城市,也在群山中沿着水系发展起来。因水而起,如今却不再“靠水吃水”。作为黄河上游最大的支流,湟水河上至今矗立着一座水电站,只是再也听不到发电机组的轰鸣声,唯有白浪呼啸,奔腾向东。

保护好青海的生态环境,凭着执着与奉献,就够了吗?

生态修复与环境治理离不开持续投入。筹措资金,对于西部地区来说,常常是不能承受之重”。

2016年火烧沟生态修复综合治理项目启动,计划投资12.4亿元,规划项目建设8年。这一年,火烧沟项目所在的西宁城西区,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只有11亿元,到了2020年,也不过13.7亿元。后来伴随环境改善,区域招商引资形势向好,游客的到来也提升了人气,但投入重负缓解仍待时日。实际上,“钱紧”的又何止火烧沟一个项目?整个青海都面临同样情况。

尽管生态保护方面的投入不断加大,仅以青海省生态环境厅的数据为例,“十三五”期间获得中央生态环保专项资金较“十二五”就翻了一番,但资金缺口仍然持续存在。青海省水利厅的同志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各级财政支持的钱,我们应该花得堂堂正正。”

“堂堂正正”,透着几分渴望被理解的委屈,更多的是磊落。生态保护要算大账、算长远账。西宁乃至青海就是要从担负“国之大者”重任出发,算好这笔账,用好这笔钱。

对于生态脆弱的欠发达地区来说,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更高、更迫切。

从西宁园博园通海阁二楼向外眺望,一边是园林风景,另一边依旧是高大的电厂冷却塔。陶雅琴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协调,“园博园就是要在工业区与城市之间筑起一道绿色屏障”。

西宁在土地资源紧缺、产业发展也需要用地的情况下,将6540亩工业用地拿出来建设园博园。为此,放弃了每年170多亿元的工业产值,这不能不说当地在推动城市绿色发展上体现出了勇气和担当。

不只是西宁,青海全省近九成面积被列入限制及禁止开发区域。落实生态红线要求,除了更有效率、更有质量地利用包括土地、水等资源,推动绿色发展,没有别的选择。

河湟谷地自然环境和生态特性,决定了西宁只能走生态友好、绿色低碳、特色鲜明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治理,加快建设高原“绿谷”城市,让西宁处处见绿、全民享绿。

以“绿”产绿

依托资源,是西宁乃至西部地区产业发展的特点。2016年,西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成长坐标,转变粗放资源利用模式,更高效率地开发利用资源,提高全社会资源产出率成为新要求。

清洁能源的开发和利用,让西宁站上新的风口。青海水电资源丰富,太阳能资源得天独厚,风资源居全国前列。可用于光伏发电和风力发电建设的荒漠化土地达10万平方公里,太阳能可

在我们园区内就消化了,园区固废综合利用率可达到90%以上。”陈鹏说。

甘河工业园区在“变废为宝”上舍得投入,持久用力,用循环促园区绿色转型升级。

如今,园区内“小生态”明显改善,2020年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339天,优良率达92.8%,较上年提升13.8个百分点,创下建园以来最高水平。

我们在调研中了解到,这里以循环可持续发展方式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不只表现在工业领域,在农业领域也凸显效用。如西宁针对高原农作物秸秆收贮体系短板,挖掘秸秆省内大循环利用潜能,探索建立秸秆肥料化、饲料化、基料化、原料化、燃料化“五化”利用示范模式,全市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85%;培育和壮大农作物回收企业10余家,农用残膜回收利用率提升至90%以上。

生态经济、循环经济已成为西宁绿色发展新引擎。“十三五”以来,西宁南川、东川、生物园区获批国家级“绿色园区”,7家企业获批国家级“绿色工厂”,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也入选国家工业资源综合利用基地。低碳循环的“绿色变身”,助推高原迈向高质量发展。

向绿笃行

虽地处高原,但西宁并不遥远。它的样子是清晰的;守护中华水塔最近的大城市,首位度极高的省会城市,生态脆弱的高原城市。它的选择也是坚定的:筑牢城市绿色本底,努力让绿水青山常在。

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青海时要求,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西宁作为青海“四地”建设的重要承接地,必将掀开历史新一页。

谋定而启动,厚积而薄发。为了建设现代幸福美丽大西宁,追梦者们扛起“省会崛起、全省受益”的责任,正走上一条生态友好、绿色低碳、具有高原特色的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生活之路。

如何认识、把握好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这是我们在调研中提问次数最多的问题。当地干部群众坦言,他们的认识经历过一个“东冲西撞”的过程。如果说,以往当地存在着过于追求经济,不够重视生态保护的情况,那么在青海提出“生态立省”,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后,随着生态环保意识深入人心,当地部分干部群众出现了另一种认识偏差:西宁只需保护好生态,少发展甚至不发展产业。

“生态似水,发展如舟。”水能载舟,亦可覆舟。推进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是时代大潮流。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也都表明,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既可共荣,也能互衰。经济发展了可以更好地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同样生态环境改善也能促进产业布局的优化和经济可持续发展。

思路决定出路。穿越了重重认知误区,这些年当地干部群众越发清晰地认识到,应该在注重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前提下,挖掘产业发展的潜质;既要建设具有当地特色的产业,又要在建设过程中保护好生态。

正如西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石林所描绘,构建具有西宁特色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握好两个发力点。一方面,要严格产业项目环境准入和污染排放管控;另一方面,要充分用好富集的“风、光、电、盐湖”等资源。

选择出路并非踏上坦途,西宁的发展道阻且长。

在自身条件方面,西宁缺乏城市“磁吸力”,难以集聚支撑城市高质量发展所需要的人才、资本、技术等要素。“暮雪连青海,阴云覆白山”的高原气候,高寒缺氧、秋冬季漫长,使旅游业成为“半年经济”,难以实现全年发展。

在生态保护方面,西宁做了很多探索,但面临的难题也不少。当地干部群众认为,为增强生态保护的内生动力,应从更高层面加快完善生态补偿机制。青海省水利厅副厅长余欣建议,加快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让贡献了水、优质空气、清洁能源、优美环境的地区,在经济效益上得到回馈”。

在产业发展方面,西宁也遇到了一些新情况,需要相关部门给予通盘考虑。例如,青海是全国新能源装机占比最高的省份,使用的电相当部分来源于水电、光伏等清洁能源。蒋青波认为,当前仍以标准煤为单位的能耗核算体系已经难以适应当地实际情况,也不利于清洁能源的消纳发展,应加快相关政策的调整步伐。

此外,藏医药、有机农畜产品等特色产业面临成本高、价格竞争优势难以形成的困境。“希望营造有利于特色产业发展的市场环境,在发展规划、价格指导、政策扶持等方面给予鼓励。”专注于壮大藏毯产业的薛婷满怀期待。

迈步走出去,才会有出路。如今的西宁,不再封闭自守,而是敞开怀抱,拉开架势。

“为什么是西宁?”以往西宁申报“国家森林城市”“全国水生态文明城市”等城市“勋章”时,往往会被外界投来质疑的眼光。

“为什么不能是西宁!”古城儿女凭着一股子执拗和韧劲,先后交出了一份份令人刮目相看的答卷。

攒劲的西宁人以亮眼的成绩高声回应:“西北高原城市一样行!”

青海自然环境严酷,条件艰苦,但也是在这里,先后创造出一个个感天动地的人间奇迹,孕育出“两弹一星”精神、“两路”精神。

踏上新征程,西宁描绘了新的发展蓝图;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全面对接国内大市场,积极参与国内国际双循环。共建“一带一路”、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兰西城市群建设等重大战略机遇,摆在面前,机不可失,未来可期。

“登高望远、自信开放、团结奉献、不懈奋斗”,如今,新青海精神正烛照西宁前行路,迸发出高原孕育的无穷力量,踏平坎坷必成大道。

(调研组成员:赵子忠 曹红艳 马玉宏 韩叙 李万祥 周剑 石晶 闫伟奇)

西宁赋绿



西宁园博园在甘河工业园区和多巴新城之间筑起一道绿色屏障。黎晓刚摄

开发量超过30亿千瓦,是我国重要的能源接续基地。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青海电网新能源装机2460万千瓦,占比超过全网总装机规模的60%,是全国新能源装机占比最高的省份。青海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二级巡视员蒋青波说,青海近年来着力于能源结构转型,全面推进清洁能源示范省建设,新能源已成为青海第一大电力来源。

清洁能源,也就是人们口中的“绿电”,正为西宁带来源源不断的项目和投资。调研中,落户西宁的企业负责人讲道,在西宁投资建厂,不仅能获得更有竞争力的电价实惠,降低生产成本,还会因产品减少碳排放而在国内外市场竞争中拥有更多筹码。

从“光伏发电”到“光伏制造”,西宁将目光瞄准建设更有附加价值的光伏制造中心。

曾经是不毛之地的青海塔拉滩上,成片的光伏板组成一片“蓝色海洋”,一眼望不到边。光伏板的产地正是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

今天,一批国内外知名光伏制造企业落户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在这里形成了多晶硅—单晶硅—切片—太阳能电池—光伏组件完整的光伏产业链,筑起光伏全产业链发展的“小高地”。

产业聚集既有市场逻辑,也离不开政府推动。建设“千亿光伏产业基地”和“千亿元锂电产业基地”是西宁乃至青海的发展重点。《青海省新材料产业2025发展规划》《青海省促进新材料产业发展政策措施》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加码,为产业发展注入了强劲能量。

青海锂资源探明储量1724万吨,占我国锂资源储量的83%、全球锂资源储量的60%以上。10年前,青海泰丰先行锂能科技有限公司入驻西宁南川工业园区,依托当地盐湖资源优势,探索生产新能源材料和动力电池,逐渐成为国内外众多知名电动汽车厂家的供货商。现在的南川工业园区已汇聚泰丰先行、比亚迪、时代新能源、北捷新材料等一批锂电池及其配套企业,锂电新能源产业集群效应凸显。

“千亿元锂电发展规划对我们而言,是一大政策利好,将进一步释放和扩大锂电产业产能。”青海泰丰先行集团总裁办副主任王雄说。与园区内多家企业形成上下游产业链联动的泰丰先行,今年又在这里投资30亿元,启动建设年产16万吨高能密度锂电池材料智能制造基地。

放眼当下西宁的锂电储能行业,已经构建起从盐湖提锂到锂电池正负极材料、锂电池箔等配套材料,从储能及动力电池到新能源汽车应用的锂电全产业链,“西宁造”锂电产品成为青海又一闪亮名片。

从更微观的层面观察,绿色发展大潮下的企业,更多地向技术进步寻找解决方案。只有通过不断的技术进步与突破,才能推动资源利用更上层级,在竞争中立于不败。

IBC电池是可量产的高效晶体硅电池技术方向之一,素有光伏“转换效率之王”的美誉。由于结构特殊、工艺复杂,只有几个国家的少数公司掌握该项技术。

落户东川工业园区的青海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西宁太阳能电力分公司,前两年成功建设了国内首条量产规模的IBC电池及组件生产线。今年5月底,生产线电池量产生产平均效率突破24%,在高效光伏电池和组件领域达到国内最高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

“我们的IBC电池产品相比国外产品具有很高的性价比优势,市场竞争力得到显著提升。可以说,光伏产业是我国真正实现自主的绿色产业。”该公司副总经理宋志成说。

金黄色亮闪闪的电解铜箔,薄如蝉翼,细过发丝,轻轻一碰,发出清脆的金属颤音。我们在青海诺德新材料有限公司,近距离触摸了6微米超薄电解铜箔的展示样品。它就是传说中的电子产品信号传输及电力传输的“神经网络”,智能手机、电脑、新能源汽车等产品电池的核心材料。

青海诺德公司总经理周启伦介绍,为了提高电解铜箔的精度及产量,青海诺德从最初的几十微米,到9微米、6微米、4微米以及微孔铜箔,一路突破才有了今天的发展,成为宁德时代、比亚迪等众多知名厂家的供货商。

今年上半年,光伏制造、储能等产业数百亿元投资项目纷至沓来。高景直拉单晶硅棒项目从开工建设到点火试产只用了93天,创造了令人惊叹的“西宁速度”。其背后是企业对西宁绿色发展前景、优良营商环境的信任和信心。西宁市副市长韩向晖说,西宁有信心在以“绿”产绿的路径上获得更快、更好的发展。

由“绿”生金

如果说,绿色发展成为西宁这座城市的主旋律,以美食、藏药、藏毯等为代表的原生产品,就像其中闪亮跳跃的音符,或高亢,或悠扬,演绎着地方本色。

7月14日,青海地方特色精品美食展暨第四届西宁美食节如期开幕,首日迎客36万人次,消费总额达220万元。

一座城市留下的记忆,让人难忘的是它独特之处。正如美食里,飘出一个城市的味道。走在西宁街巷,包子粉汤的早餐套餐堪称一绝;油泼汤不管是牛肉的还是羊肉的,入口即令人回味无穷。

这些都是西宁美食中的“重口味”。从这种“重口味”里,西宁不断谋求发展“清新感”:踏踏实实地筑牢生态根基,把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主打旅游、藏药、藏毯等特色产业,坚持人无我有,做到人有我优。

湟中区拦隆口镇卡阳村拥有距离西宁市区最近的原始天然林区,绿草如茵,青山环绕,是高原上鲜有的“天然氧吧”。一条通村旅游公路,平坦蜿蜒,农家小院错落有致,与两边的青山、绿树、花丛浑然天成。

卡阳村曾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山是秃山,地是坡地,水土流失严重,全村人靠天吃饭。当时的卡阳村有建档立卡贫困户45户128人。2014年10月,全国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项目湟中拦隆口项目区开工,卡阳是受益的村庄之一。此后,坡耕地变梯田,多样绿植连片生长。卡阳村周边生态大为改观,逐渐由“浅绿”走向“深绿”。

正是水土保持为卡阳村脱贫“翻身”提供了立足点。在驻村第一书记鲍武章带领下,卡阳村走出了第一条景区开发与精准扶贫相结合的特色路子。

“以前就是把肚子刚填饱,村民年收入只有3800元。现在开个农家乐,弄个小吃,卖个帽子、农产品,年收入至少都有一万四五。”卡阳村村委会主任李明栋说。

“十三五”时期,西宁共建成11个美丽城镇、395个高原美丽乡村。以生态绿色为基,乡村“改头换面”,乡村旅游带动乡村振兴。而以高原特有的植物为底,以藏药为代表的生物医药产业则是西宁又一重点推进的特色产业。

走进金诃藏药安儿宁颗粒生产车间,产品完成提取、粉碎、制粒等一道道工序后,通过全自动智能包装线,成箱的安儿宁颗粒“武装待发”。安儿宁颗粒是青海省单品年销售过亿元的中藏药明星产品,也是金诃藏药企业的核心产品。

“藏药之所以强效,不只是因为复杂的配方、独特的炮制工艺,更重要的是融入高原植物的精华。”在企业展厅,金诃藏药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总监袁发荣介绍,我们就是要通过科技手段把藏药说不清楚的部分说清楚,把藏药发扬光大。

青海省的动植物资源种类丰富、蕴藏量巨大,具有发展藏医药及生物医药产业的资源优势。

从1992年创建“金诃”商标,到2015年被科技部批准为藏药新药开发国家重点实验室,金诃藏药企业立足继承和发扬藏医药文化,目前发展成为一家集研发、生产和销售为一体的创新型企业。

特色产业大有可为,大有作为。关键是摸清定位,找准方向。

青海藏毯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经过千年传承和发展,藏毯编织成为青海的特色产业,青海也是全球最大的藏毯生产基地。

来到青海圣源地毯集团有限公司,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一大片绿地,白色厂房外墙上写着一行红色大字——“打造世界一流藏毯生产基地”,在蓝天碧草映衬下格外醒目。企业展厅里,摆放着各式图案花纹的藏毯,地上铺的、墙上挂的,应有尽有。

“藏毯与东方毯、波斯毯同属世界三大名毯,如何竞争?我们从源头把关,坚持使用天然藏羊毛做原料,力争把传统工艺和现代工艺结合在一起,满足个性化、多样化的市场需求。”圣源地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薛婷告诉记者,他们现代化的机织地毯里融入了传统工艺,这不仅是传承藏毯技艺,而且增加了产品设计感,在国外市场认可度很高。

从手工编织到手工机织,从大规模制作到个性化定制,从定制模式到智能制造,圣源地毯企业打造藏毯“国际范”,不断拓展国际市场,产品远销欧洲、